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！他就住在東海崇明島上，不過他為人十分古怪，從不與外人來往，據說他利用那柄無堅不摧的修羅刀，在島下巖底造了一座水晶宮闈，我也是爲了好奇，想去訪問一下，結果被他趕了出來！」

金蒲孤動容問道：「他的武功很高了？」

南海漁人搖頭道：「武功高低不得而知，不過祇要著那柄修羅刀，就是不會武功也沒有關係，凌空一揮，刀光所及，當者立折，我第一根魚竿就是被他削斷的，他根本就沒有用力氣……」

金蒲孤想道：「世間還有這麼一柄利器，居然劉素客會不去動腦筋……」

南海漁人笑道：「崇明島孤懸海外，崇明散人很孤僻，很少與外人來往，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，劉素客祇讀萬卷書，要想對世上的事多一分瞭解，必須還要行萬里路，因爲有許多事是書本上讀不到的。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道：「你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劉素客吧？」

南海漁人臉色略動了一動道：「說是說過一次，不過他並不太感到興趣，因爲他那時充滿了自信，根本不想人家

能傷害他，自然也用不著急急得到那防身至寶……」

金蒲孤卻臉色一變道：「這樣看來我們也得趕快到崇明島上一行，我自己對那柄修羅刀不感興趣，可是必須阻止劉素客得到它！」

南海漁人不信地道：「劉素客絕不會去動修羅刀的腦筋，他不怕被人殺死，也不會親自用武器來殺人，修羅刀對他毫無用處……」

金蒲孤輕問道：「前輩怎麼相信他不會去呢？」

南海漁人臉上紅了一下道：「我在崇明散人那兒吃了一次虧後，心中不無芥蒂，所以自動把這件事說給他聽，原是希望他會出頭去整整崇明散人的，誰知他祇搖搖頭，完全沒放在心上……」

金蒲孤輕歎一聲道：「前輩這件事做得大錯而特錯，在過去劉素客也許不關心，現在可很難說了，因爲他仗著智力在我面前吃了不少虧，一定會改變以往的想法，目前他之所以要避開我，就是我可以輕而易舉地殺死他……」

南海漁人搖頭道：「他雖然智力上失敗了許多次，要說你能殺死他，我還是不相信，別的不說，單憑

他縮地之術，你就無法接近他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我與劉素客交鋒多次，卻從來沒有正面與他接觸過，前輩可知是什麼原因嗎？」

南海漁人搖搖頭。

金蒲孤笑道：「他怕我見了面之後，不問青紅皂白就給他一箭，他縮地之術再神妙，也無法在剎那之間，逃出我金僕姑長箭的射程！以前他目空一切，是因爲確信無人能殺死他，現在有了我這層顧忌，他不得不另作打算了……」

南海漁人怔了一怔道：「老弟，不是我誇大的話，你那神箭固然厲害，卻不見得能傷得我……」

金蒲孤大笑道：「劉素客若有前輩這身武功，他就用不著急急如喪家之犬從萬象谷中逃走了，智慧或許比武功更厲害，但是碰上一個智力相等的對手，武功就是決定生死勝負最重要的因素，劉素客不如我就在此，可是他現在開始練武功又太遲了，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持有一柄修羅刀那樣的利器……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對啊，他假如有了修羅刀，再得到了鐵甲神鱗的鱗片製成軟甲，不仰仗智慧就可以橫行天下而無忌了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有了修羅刀，就不一定需要軟甲防身，一刀在手，無堅不摧，我的金僕姑長箭再准，也擋不住地輕輕一揮……」

南海漁人臉色大變，連連點頭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，我真不該告訴他這件事的……」

(八十九)

「哎呀！智子小姐，你也不需要急於一時嘛！現在正好是用餐時間，先請大家用飯吧！」

神尾秀子說的不無道理，因爲大家在下田耽擱了一陣子，再加上外祖母阿真身體情況不佳，這一切忙完之後也已經六點了。

智子這才不好意思地說道：「對不起，我祇顧著自己的事，忘記大家也餓了。老師，我們一起去準備晚飯吧！」

「我也去幫忙。」

高代立刻站了起來。

由於正值夏季，大家吃過晚飯後，天色依然很亮。

「那麼，智子小姐，現在就讓我看一看那間神秘的房間吧？」

金田一耕助放下茶杯，雙手撐在矮桌上看著智子，現場立刻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氣氛。

「請等一等，我去拿鑰匙。」

智子一面走出客廳，一面回頭對神尾秀子說：「老師，請你先帶各位去那個房間，我隨後就到。」

「好的。那麼，各位這邊請。」

「高代，你就留在這裡收拾一下，順便留意老夫人的情況，不用跟來了。文彥，你要乖乖和高代在一起哦！」

大道寺欣造吩咐道。

「老爺，你放心吧！」

高代臉色蒼白地回應大道寺欣造的話，然後轉頭對文彥說：「大老爺，你就和我在一塊兒。」

「嗯。」

文彥乖巧地點點頭。

「金田一先生。」

神尾秀子趁機低聲對金田一耕助說：「你剛才問我嵐三朝劇團的人數問題……」

「有結果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一共是十三人。」

「十三人？沒有弄錯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神尾秀子說完，便先跑去開離館的門。

金田一耕助的心猶如風雨中的小船一樣，劇烈地擺盪不停。

根據田島修三所說，嵐三朝那個劇團一共是十二人，可是島上的記錄卻是十三人。那麼，多出來的那個人一定是叫「島田」了。

也就是說，那個男人在月琴島居民的眼中是跑江湖的藝人，而在這些藝人的眼中他卻是島上的居民。

(難道這個男人故意要雙方對他的身份產生誤解嗎？)

金田一耕助想到這裡，突然覺得一直潛藏在心中的謎底終於浮現在亮光中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怎麼了？」

等力警官吃驚地拍拍他的肩膀。

「沒、沒什麼。」

「你的臉好紅，該不會是發燒了吧！」

互理局長也擔心地看著他，因爲此刻金田一耕助已經從脖子一直紅到頭頂上去了。

「沒、沒什麼，請不用爲我擔心。啊！就是這個房間嗎？」

神尾秀子點點頭，拉開窗簾。

(一三五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我也受了一定程度的感染，向他作了一年手勢：「慢慢說，從頭說起。」

齊白望著我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，接著又大口喝酒，又捱了嘴好一會，才道：「最近，我發現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古墓——」

一個故事，如果用這樣一句話來開始的話，應該是相當吸引人的，可是齊白如果要說一個故事，而用這樣一句話作開始，那卻一點吸引力也沒有。因爲作一個盜墓狂，要是每隔三五天，他不能進入一座新的墳墓，祇怕比常人三五天不吃東西還嚴重——他會因此死亡。

所以，發現了一座古墓，對他來說，實在是再平常不過的事。

不過，也還有值得注意的地方，他說「十分奇特的古墓」。齊白「閱墓多矣」，能讓他稱爲「奇特」，當然不簡單。

所以，我並沒有表示意見，而且我也想到，他將要作出的敘述，一定驚人至極，因爲他會如此震怖。

他停了一停：「這古墓，顯然是墓主人生前就經營的，在經過了傳統的墓道、墓室之後，是相當寬敞的地下建築，幾乎完全比照地上的一幢宅子建成，連內中的陳設，也和一幢舒適住宅所有的無異。當我進入的時候，同節都保存得極好，完全可以使用——」

他講得漸漸流利了上來，本來應該讓他說下去，不該打斷他的話頭，可是我卻無法忍住最基本的疑問，所以我一揮手：「等一等，你說的那個古墓，是中是西在什麼地方？那一個省？」

這些問題，十分重要，可是齊白聽了，卻翻著眼：「那有什麼重要？」

我有點生氣：「當然重要，你說那座古墓十分奇特，有著地下住宅一切完善的陳設，那是現代北歐傢俱，還是古羅馬的大理古浴池。可以是日本式，也可以是中國式。」

齊白抿著嘴，看來在考慮是不是就座回答這個問題。

這令我更生氣，他帶著一條命，十成之中去了七八成的樣子來看我，宣稱他和一個鬼在一起過了三天，當然是要向我求助，可是這時，卻又吞吞吐吐，這的確叫人無可忍受。

我冷笑一聲，說話也就不客氣起來：「我知道，盜墓賊大都鬼頭鬼腦，自己找到了一座古墓，就以爲全世界的人，都會湧進那古墓去，所以一定要嚴守秘密，睡覺也最好把嘴縫起來，以免說夢話。」

齊白漲紅了臉：「你怎麼可以這樣……說我？」

我冷笑：「怎麼不可以？我知道，那墓，離這裡多半不會太遠，不然，以你的精神狀態來看，你也根本支持不到我這裡，早已倒斃街頭了。」

齊白苦笑：「幹嗎生那麼大的氣？不是我支吾，是他不讓我說。」

(十三)



凌靚兒沒有歡喜，她緊張地迭聲問：「你真吃了毒藥？現在你覺得怎麼樣了？身體有不舒服嗎？你感覺如何了？」

霍非凡沒顧慮到自己，祇要凌靚兒能醒來就好。捧著她的小臉，霍非凡深情地回視著她。

「靚兒，你真的醒了，太好了，讓我看看你，你嚇壞我了，以後不准你再做傻事，不可以……」話說到一半，霍非凡突然臉色大變，神情痛苦地彎身伏在床上。

「夫君，你怎麼了？怎麼了？夫君……」凌靚兒驚駭地急忙扶起丈夫，看到他痛苦扭曲的臉，嚇得又哭又喊。「夫君，你怎麼了，夫君、夫君……」

「他是毒藥發作了。」隨經綸坐在椅子上涼涼開口。

凌靚兒呆了呆，立刻就向隨經綸哀求要解藥。

「隨公子，你救救夫君，靚兒求求你救救夫君，求求你……」

「你會自殺，就表示霍非凡對你不好，你何必爲他求情呢？」隨經綸看著凌靚兒說。

「不，夫君對靚兒很好，靚兒也很愛夫君，靚兒不能沒有夫君，求求隨公子將解藥給夫君，靚兒求求你，求求你……」凌靚兒扶著丈夫，拚命向隨經綸懇求。

「別……求他，靚兒，不……不要……人，就算爲你……送命，我……我心甘……情願！」霍非凡忍著劇痛告訴凌靚兒。

「不要！靚兒不要夫君死，不要，不，靚兒要夫君好好活著，和靚兒永遠在一起，夫君你不能死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」凌靚兒抱著霍非凡哭喊。沒有了夫君，她也不會獨活！

霍非凡強撐著自己，伸手爲凌靚兒抹去眼淚，努力擺起微笑面對她。

「靚兒，你聽……聽我說，我……我爲

我誤會……你、傷……傷害你向你……道歉，我相……信你，也愛……愛你，我愛……你，靚兒，不管我……我們能……能不能在一……起，我永……永遠都愛你……」喘著氣，困難地表白他的感情。

「靚兒也愛夫君，祇愛夫君一個人，夫君你不可以死，不可以丟下靚兒一個人，靚兒不能沒有夫君，你不要離開靚兒，不要……不要……」凌靚兒哭得像個淚人兒，拚命搖頭。

「靚……兒！」霍非凡緊抱著她，他又何嘗捨得離開她呢？

凌靚兒轉頭看著隨經綸，哽咽問：「要怎麼樣你才肯救夫君？」

「你離開霍非凡，跟著我！」隨經綸邪氣地笑著回答。

「做……夢！」霍非凡瞪著隨經綸，恨恨地咬牙說。

「除了這個條件，就沒有別的法子了嗎？」凌靚兒心中有了最壞的打算。

隨經綸不客氣地點點頭。

「靚兒不可能離開夫君的，既是如此，隨公子，請你再給我一顆毒丸，靚兒也要到地府和夫君作伴。」她不會再離開霍非凡了，就算今生無緣，那他們就到陰間做夫妻吧。

「靚兒！」霍非凡感動地摟緊懷中寶貝，他最愛的傻寶貝！（八十）

非凡莊主可兒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他把妹子綺雲手上一擔，努一努嘴，綺雲點頭會意，同乃姐把身子輕輕退在椅子上，坐了喝茶，暗笑寶珠。寶珠也不知就裡，祇顧出神朝下面望，身子露著半截，他也不知下面有人看他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宣公子自在裴府寫據回去，好不懊惱，心中祇是納悶。過了兩日，又見以松。裴公子來邀他出去逛一逛。宣公子執意不肯出去。裴公子因得了乃魯密計，當面請出宣年伯，說知來意。宣爺不好推卻，逼著兒子陪裴公子出去逛一會。宣公子勉從父命，同裴公子一路尋秋，也談談別的開心，卻走到花園後門口，正是聽月樓上雪洞，正坐著寶珠一人在那裡閒望。裴公子故作不知，問宣公子道：「你看那高樓上坐著一位佳人。」宣公子聽說，抬頭一看，吃驚不小，忙搶幾步向前。且看下文。

第十一回 訪美探樓 遇神破夢

詩曰：彼此深情各自鐘，誰知無處覓仙蹤。天工巧使奇緣合，再見當年舊玉容。

這是裴爺安排的巧計，叫女兒誘寶珠到聽月樓上，在雪洞口閒望，故使以松將宣公子引到這裡，兩下會面，好使宣公子疑疑惑惑，方懊悔起來，向裴爺哀求，才奈何他一番。這個機關寶珠也不知道，宣公子越發意思不到。今聽見裴公子說，那邊樓口有一位佳人坐在那裡，不覺將頭一抬，看見那佳人好似何寶珠的模樣，大吃一驚，忙搶行幾步向前，定睛細看，越看越像，唬得魂不附體，轉身就跑，祇叫：「不好了！青天白日見了鬼也。」說著要跑，被裴公子拉住道：「宣仁兄，何所見這佳人是個鬼呢？」宣公子道：「活脫一個被水滸死的何寶珠！怎麼不是鬼？」裴公子道：「你可知這高樓是哪家的？」宣公子道：「我哪裡知道？這個人家樓上白日見鬼，也不相宜。」裴公子笑道：「宣仁兄少要亂說。這就是舍下花園的高樓，那雪洞內坐著的乃三舍妹，即家尊面許仁兄的佳人。怕仁兄疑惑舍妹醜陋，故小弟引仁兄當面一看，可不要似寶珠麼？」宣公子聽說，越發說出呆話來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仁兄欺我。分明一個寶珠的陰魂出現，怎麼是你令妹？」

宣公子與裴公子在樓下大聲爭辯，早被樓上寶珠聽見。樓下有人說話，怕的外觀不雅，將身子縮進去，便與裴家姊妹帶了丫環下樓出園去了。宣公子還要朝樓上細看，哪知雪洞內佳人已寂然不見了，心中如有所失。

(三八八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